

蔡小雀

(强盗扮书生系列)

• da wang zhen xiao sa •

大王真潇洒

他是哪根筋有毛病还是鬼迷心窍？

听信谗言冤枉她这“肉包西施”是吃人女魔……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



大王真潇洒

蔡小雀◎著

言情界著名的高产作家。文风简单、轻松、欢快，像童话般的浮想联翩创造出一个个无忧无虑、梦幻的空间。

花与梦 (第八辑)

主 编：珠 雅

策 划：花季文化

责任编辑：吴日珊

封面设计：林文生

出版发行：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社 址：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商厦

电 话：0471 - 4971950

印 刷：广州快美印刷制版有限公司

开 本：850 × 1168 1/64

印 张：120 字数 2880 千字

版 次：2008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次：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978 - 7 - 204 - 09545 - 2/I · 2010

定 价：216.00 元(全 48 册)

为维护合法权益、尊重作者版权，未经协议授权，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在互联网上转载、复制、重制、改动、变更、发行、播送、散布、表演、展示花雨图书版权资源。花雨已加入中文在线反盗版联盟开展维权 (<http://www.coapu.org/>)。凡侵害花雨版权的，我们将授权法律顾问依法追究其民事及刑事责任。

楔子

苍穹大风五花马

银缕绣衣黄金甲

情丝细穿两边过

今番大王真潇洒

——京城相思先生

这是个非常非常有文化的朝代，水平高，品味好，时时可咏柳寓花，处处可吟风诵月。

诗人一箩筐一箩筐地出现，书生一牛车一牛车地进京赶考，好笔良砚是人人必备要件，舞文弄墨是家家最新风潮。

这年头，宝剑当街卖，一字值千金！

这股流行风吹遍了中原大江南北，也吹到了极北之北的极北峰上头的“春风寨”。

杜小刀——

春风寨的三寨主，为人温柔，多愁善感，虽有一身小礼飞刀好武功，却渴望终有一天能金盆洗手考状元，娶得温柔

贤淑好老婆，从此幸福过一生。

但是……

莫飞——

春风寨的二寨主，为人浪漫，感风吟月，虽有一身非凡轻功好了得，却渴望终有一天能洗心革面考状元，娶得德容兼备好老婆，从此幸福过一生。

然而……

君实秋——

春风寨的山寨王，为人潇洒，多情不羁，虽有一身出神入化好武艺，却渴望终有一天能放下刀剑考状元，娶得才艺双全好老婆，从此幸福过一生。

结果……

正所谓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，可是对这三个习武当喝水，读书打瞌睡的帅气绿林高手来说，不管用刻的、用烫的、用刺的，都得把学问塞进脑袋瓜里，唯有这样才能实现多年美梦——变书生，娶贤妻，彻底摆脱刀光剑影和泼辣女贼们的纠缠。

于是乎，这个读四书背五经考状元，强盗扮书生的终极计划开锣啰！

第一章

盛暑当空，林间凉风习习，蝉声不断唧唧唧……

春风寨上，原本宽敞的议事厅里，不知几时摆了一百零九张桌椅，每张桌子都有人，随着背诵读书声摇头晃脑。

“山不在高……”

砰！坐在前头的王大彪昏昏然睡到撞上桌面。

坐在寨主大王椅里，英俊潇洒、帅劲惊人的君实秋不着痕迹地微皱了下眉头，随即继续念道：“有仙则铭……”

砰！砰！

“水不在深……”他的眼角抽搐了一下。

砰！砰！砰！

“有龙则……”他脸色铁青。

砰！砰！砰！砰！砰——

“你们够了没？！”他火气狂冒。

顿时所有昏睡在桌面上的一百零九条好汉全吓醒了，二话不说齐齐挺腰坐好，僵直着身子冷汗猛流。

“大、大寨主，俺在、在背诗哪！”王大彪慌得挺起胸膛，急忙澄清，“真的，俺最乖了，俺不像他们那群没诚意的狗崽子……”

“是吗？”实秋眯起深邃的黑眸，蓦然大吼一声：“明明就是你第一个睡着的，当我瞎了眼吗？”

“寨主饶命啊！”王大彪吓得双手捂耳。

“对对对，就是他，就是他！”其他一百零八条好汉此时此刻也顾不得“一日歃血，终生兄弟”的盟誓，赶紧撇清关系，坐得离他老远。

“好你们这些……”王大彪火大。

“你们统统都一样！”君实秋气得七窍生烟。

“饶命啊！大王，俺不是故意的啊！”

“该死了吧！”随着清脆的嗑瓜子声响起，但见俊朗飞扬的莫飞悠哉悠哉地晃了进来。

本来一百零九条好汉都恼怒地瞪向那个幸灾乐祸的家伙，可在瞥见原来是他们的当家二寨主后，急忙咽下险些冲出口的咒骂，苦瓜脸显得更苦了。

“大哥，我不是说了吗？跟这些家伙背书简直就是对牛弹琴。”莫飞叹气，嘴里嚼着瓜子仁，“不对，那还委屈了牛呢。”

“二寨主话可不能这么说，您不能自个儿上岸了就不顾

我们这些还在河里的呀。”金钱豹脸上原本显得杀气腾腾的刀疤也变得有气无力，哀怨地道。

“亲爱的豹，各人造业各人担，我自己的那份书可是啃完了，现在该你们了。”莫飞抬头看了看窗外的天光，嬉皮笑脸地说：“哎哟！我该去帮我家小娘子摆摊了，大伙晚上吃饭见啊。”

“二寨主！”众人齐声哀叫。

怎么会变成这样？以前那个动不动就来个伤春悲秋，吟风咏月的二寨主哪儿去了？

实秋如果不是太恨铁不成钢，早就被所有人脸上惊骇的表情给逗笑出来了。

“你们把掉了的下巴全给我接好，继续跟着我念。”他用书生扇敲了敲座椅扶手，要他们集中注意力，“山不在高，有仙则铭，水不在深……”

“不要哇！大寨主……”全场一片哀鸿遍野。

夏日阳光灿烂，极北峰上林树送风，在这种午后熏人欲睡的辰光里叫人背书，实在太残忍了啦！

但是窗外树上的蝉声仍旧叫得快乐不休，唧唧唧……



“唉！”

月儿圆圆，松木窗畔有个挺拔身影伫立，兀自唉声叹气。

那个身影正是春风寨的大寨主君实秋是也，平素洒脱的神情全被忧郁取代，还不忘手中执着一本相思先生最新著作“浓情状元娇千金”，对月嗟叹。

“怎么会这样呢？我贵为春风寨大寨主，又是极北峰一哥，还是今科最有希望的状元郎候选人，应该是春风如意、满面喜气才是，为什么这么悲惨，自己一个人在这儿叹气呢？”他自言自语，语气里尽是自怜。

瞧二弟和三弟，虽然没能如愿夺魁当上状元，可至少也娶了心爱小娘子，开开心心地“妇唱夫随”起来了。

而他呢？

真是越想越伤心，他都快哭了。

“不成！再怎么说我也是老大，怎么能输给两个弟弟呢？不管怎么说今科大试我定要拿个状元郎来扬眉吐气一番，看来咱们春风寨光宗耀祖就靠我了！”他黑眸亮闪闪的，满面兴奋。

坐而言不如起而行，他二话不说急忙转身翻箱倒柜打包起来。

每次都是那两个小子偷跑，这次也该他了吧？

嘿嘿嘿！

一个时辰后，杜小刀和莫飞一个拎了壶上等好酒，一个端了只大砂锅老母鸡汤，来到门外扯开嗓门大唤——

“大哥，来吃夜消啰！”

“对啊、对啊，今晚咱哥儿三个好好喝一杯。”

“大哥？大哥？”

看着静悄悄紧闭的门扉，这等情景熟悉得有点诡异……小刀和莫飞面面相觑，堆满笑容的脸庞蓦然一怔，随即恍然——

“哎呀！”



水唬镇 十里坡

“珊娘，再来一笼肉包子。”

“我们这儿也要肉包子！”

“还有我们这儿，这儿也要！”

“来啰！”

人未掀帘包子香先飘了出来，野店里坐着的几桌客人不约而同吸了吸鼻子，脸上露出了掩也掩不住的垂涎欲滴表情。

还有人忍不住吞了一大口口水，大手已作五爪下山之势，准备待会儿包子一来就抢个乱七八糟先！

“哗啦啦”一声，帘子被掀起，一个脸蛋娇媚、身穿粗衣布裙的年轻姑娘走了出来，明亮如滚圆黑珍珠的眼儿首先环视大堂众人一眼，樱唇上方有颗小小朱红色的痣，为状似天真的脸蛋增添了一抹媚色，未语先笑。

“鲜肉包子来了！”孙珊娘手势熟练利落地将叠得高高的小蒸笼一一搁上桌，随即柳眉一挑，“先说好，姜贵蒜涨醋缺货，不要的先说一声，省得浪费人家的东西。”

“好珊娘，我要一份！”镇口的老王瓜举手。

“我也要！我也要！”镇尾的曹老头也迫不及待挥手。

“珊娘，我不只要姜蒜醋，你也坐下来理我一理嘛！”一名登徒子涎着脸笑道。

“客官，你这么说是想我坐台的意思是吧？”珊娘两手叉着腰，似笑非笑地问。

登徒子见她没有生气，不禁大喜，更加努力撩拨挑逗，“如果你愿意我也无所谓啊，我早听说了这水唬镇外十里坡开店的孙珊娘风情万种、媚态万千，怎么样？别卖包子了吧，如果今晚你跟大爷我‘那样那样’，嘿嘿！我就让你荣华富贵享用不尽……”

其他桌的熟客听他这么大胆唐突，不禁倒抽了口凉气，

想阻止已经是来不及了。

“行！”但见珊娘笑得更娇艳了，翩然转身掀帘进厨房，“等我一下先。”

“哎呀！你可闯大祸了，还不快跑？”老客们捏了把冷汗，急忙催促。

“呸！你们别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，是不是见我艳福临头就嫉妒了？”身穿花花绿绿大少袍的登徒子呸了一声，“我跑什么啊？我可等着吃天鹅香肉哩！”

话声才落，一记寒光伴随着一把闪亮亮的剁肉大菜刀出现，等他看清楚那是什么的刹那，脖子上已经一凉。

“听过梁山泊里那开人肉包子店的孙二娘吗？”尽管珊娘手握着重又锐利的大菜刀，架在登徒子脖子上的动作可是稳得文风未动，小脸蛋上的笑容更是灿烂。

“听听听……过……”登徒子吓得面青唇白牙打颤，连口大气都不敢喘，“有有有话……好好好……”

“我也姓孙，还叫孙珊娘，你要不要猜猜孙二娘跟我是有什么关系？”她笑得更甜了。

“不不不……不用了……”登徒子已经吓得快尿裤子了，“对对对……不不不……饶饶饶……”

一千老客们赶紧低下头大啃包子，闷声发大财，假装什么都没瞧见。

可别看珊娘长得娇俏妩媚、笑容满面，要真惹火了她那可是一点都不妙，天王老子来求情都没用。

“今天的包子馅好像不够用了，我正愁着没新货呢。”珊娘故意上上下下端详着他，“啧啧啧，看起来倒是细皮嫩肉的，不知道你有没有意愿友情赞助一下？”

还友情赞助咧？！

“饶命啊！求求你不要吃我，啊……”登徒子这下子惊得三魂走了七魄，吓破胆地痛哭流涕哀号惨叫起来。

吵死人了！珊娘皱了皱眉头，索性收起架在他脖子上的大菜刀，改用刀背敲了敲他的脑袋瓜。

“闭嘴！干什么把鼻涕甩得到处都是？我还做不做生意啊？毛都还没长齐就学人家泡妞，死小孩！”

这一敲让登徒子误以为自个儿脑袋开花了，顿时吓得昏死过去。

珊娘眨眨眼睛，疑惑地看着瘫死在地上的登徒子，再望向所有拼命啃包子的老客。

“他怎么了？”她都还没骂完哪。

见她此刻心情还不算太坏，一位老客咽下满嘴香腴润口的包子，幽默道：“可能是受不了刺激吧。”

“啐，刚刚一副色胆包天的样子，我还以为多有种，没想到不过是这等货色。”她摇摇头，有一丝厌恶地用脚尖踢

了踢昏厥如烂泥的登徒子，“喂！喂！醒醒啊，还想在我这儿赖睡到几时？天亮了——失火了——喂！”

“珊娘，你下回要教训这些色胚可不可以不要用这么恐怖的法子？这样我们吃起包子来也觉得怪害怕的。”一位老猎户一次就塞了大半颗的包子，边嚼边咿唔道。

她没好气地白了他一眼，“是吗？从您老的胃口来看不像啊。”

“说真的，你这包子馅究竟用的是什麼肉？怎么能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，而且滑嫩多汁丰腴可口？”另外一位老先生掰开包子细细研究着。

“这些你们就别管了，总之包子好吃就够了。”她神秘一笑，“至于内馅是祖传秘方，说不得也。”

“该不会真是人肉吧？”一位常常来光顾的老农夫有点紧张。

“老爹，您说到哪儿去了？”她忍不住大发娇嗔。

“是是是，我瞎说，我瞎说的。”老农夫连忙道。

他们店东和客人就这样旁若无人地聊起天来了，完全没人理会仍躺在地上昏倒装死的傻瓜。

“对了，阿瓜伯伯，您今儿个上山打猎可不可以再帮我带只大雁回来？我会照价钱多算给您的。”

“没问题！可你要大雁做什么？烤来吃啊？”阿瓜伯兴

致勃勃地道，“说起这烤雁肉啊，我可是有独门绝活，我没有同你们说过当年‘青花阁’的花魁小青就是被我的烤雁肉打动……”

“哎呀！老瓜，没人要听你四十年前的风流情史啦！”

“可是我还没说到重点——”

“那个不重要啦！我们都听烂了，耳朵出油了……”

“话不能这么说，想那时‘青花阁’的小青可是——”
阿瓜伯不死心。

“那个鲜肉大包再来两笼啊！”其他人兴趣缺缺，意兴阑珊。

“喂！”珊娘被他们逗得笑弯了腰，频频忍笑，“马上来……噗！”

这十里坡的包子店兼小客栈可真热闹啊！



背着一包袱沉重的书和衣衫细软的君实秋，好不潇洒地漫步在草原上。

生平头一次，他不是用考察业务和冲春风寨业绩的心情出门，而是用一个盼望了已久的进京赶考的书生身份，悠哉悠哉地晃行过一里又一里的路。

路过小镇就宿小镇，错过宿头就睡破庙，非但不以为苦，还乐得享受那种落魄书生寒夜苦读的气氛——虽然他腰间缠着万金，身怀出神入化绝技，又是绿林好汉界的一哥，还有其实现在是夏天，晚上非但不冷还蚊子特多——总体来说，这一路行来他是相当心满意足的。

尤其这一路上遇到的每个姑娘都对他投以惊艳的迷恋目光，更是让他原本就很有自信的男性魅力更加信心满满。

啊，果然潇洒的男人走到哪里都受欢迎呢。

“这就是所谓色不迷人入自迷，人不风流枉少年的意思吧。”他摇头晃脑赞叹再三。

就在实秋自我陶醉到不行的当儿，忽然有个像杀鸡般的惨叫声由远至近而来。

“啊啊啊——救命啊——人肉包子啊——泯灭天良啊……”

人肉包子？！这四个字闯进他耳朵里，实秋剑眉微挑，脸上的笑容倏地敛起，神情严峻。

“当今世上居然有人敢卖起人肉包子？！简直是伤风败德、恶贯满盈、惨绝人寰，目无王法到极点了。”

他想也不想地一把揪住那个发乱衣歪、面青唇白就差没口吐白沫的男子，“这位仁兄，说清楚一点，究竟哪儿在卖人肉包子？”

“恐怖啊！真是恐怖到了极点啊……”登徒子真是吓破

胆了，死命抖着，“十、十里坡的野店原来、原来是人肉包子店……呜呜呜，吓死我了。”

“十里坡的野店？”他大手一松，放开了登徒子。

竟然有这么可恶的事！看来又是他春风寨一哥出手行侠仗义的时候了。

唉，天下不平之事这么多，如果没有像他这样文武双全的好身手又怎么应付得来呢？这一定是上天赐给他在成为状元郎之前，一个服务人群的机会啊。

“呜呜呜……人肉包子好可怕、好可怕……”登徒子哭得稀里哗啦。

“不怕，有我。”实秋潇洒一笑，施展移形换影踏雪无痕的绝妙武功，眨眼间就消失在登徒子眼前。

“……见鬼啦！”登徒子眼前一花，又再一次被吓昏过去。



不到几个喘息的辰光，一身紫袍滚银边显得器宇非凡，洒脱中带着豪迈的实秋潇潇洒洒地轻落地上，他微蹙着眉心凝视着路边一块石碑，上头刻着的正是“十里坡”。

而就在前头不到三十步远，就坐落着一间小小的店家，